

A photograph of a young wo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white top. She is holding a large red flower close to her face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grid of red circles.

爱你！别怪我 (下)

安琪◎著

这个女孩——很迷人！
但是她的言行举止……
似乎不太符合她的身份？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爱你！别怪我（下）

安琪◎著

这个女孩——很迷人！
但是她的言行举止……
似乎不太符合她的身份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你！别怪我 / 安琪著. -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7

(花裙子书系)

ISBN 978 - 7 - 80742 - 170 - 2

I . 爱… II . 安… III 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7676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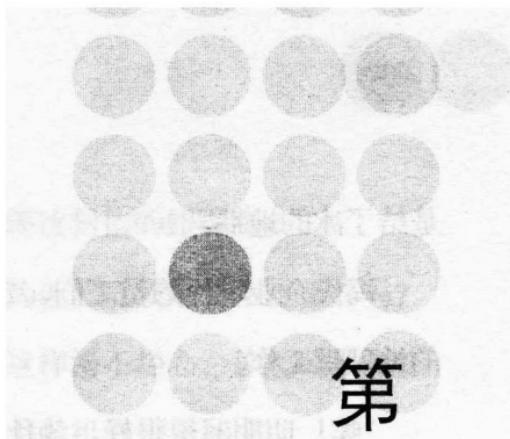
此书由台湾诚果屋出版社授权

书名：爱你！别怪我(上、下)
作者：安琪
策划：汉霖文化
出版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发行：北京汉霖文化发展中心
网址：WWW.BHZWY.COM
经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：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：13.25
字数：206 千字
版次：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价：23.00 元 (上、下)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80742 - 170 - 2

邮政编码：330006

发行电话：010 - 64293855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)



第

1

章

金色的阳光穿过云层，向大地投射出耀眼的金光，让原本灰暗的城市，笼罩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。

一连几天阴雨绵绵，难得太阳公公露脸了，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仰起头，接受和煦阳光的照拂。

然而这个城市的角落，却有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这里气氛冰冷僵滞，没有欢声笑语，因为根本没人敢在上班时间交头接耳，也没有人敢浑水摸鱼，更没有人敢放声大笑——因为那样做的下场，绝对很惨。

如果窗外的阳光明媚之处是天堂，那这里毫无疑问就

是结了冰的地狱。

冯氏企业可怜的员工们，每天八个钟头，都得在结冰的地狱里工作。

“唉！明明写得很好，为什么要我重打呢？”

一名新进的秘书，对着计算机喃喃嘀咕，边打边唉声叹气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老鸟秘书要去倒茶，正好经过她身旁，顺口问道。

“就是这张回给美国艾克森公司的英文信，人家辛辛苦苦打好，谁知道副总只看一眼，就冷冷地丢回来给我，要我重打。”新秘书告状地将原先打的那张英文书信递给老鸟秘书看。

老鸟秘书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，立刻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

“你这张英文信根本错字连篇！你看这里、这里——还有这里，全都不对。有的文法错误，有些连单词都拼错了。”老鸟秘书拿起铅笔，一一圈出错误的地方。

“真的耶！”新秘书这才发现，自己以为完美无瑕的英文信，竟然有这么多错误。

然而，她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“可是副总只大略扫了

一眼耶！只看一眼，就能发现这封信的错误吗？”

“你太小看副总了，你以为他的成就是侥幸得来的吗？想跟上副总的脚步，可不能这样漫不经心，你起码得再修炼好一阵子才行！”老鸟秘书趁机教训新秘书。

“我知道啦！可是……我好怕副总喔，每次我做错事，他只要用那双冷漠的眼睛看着我，我就好想夺门而逃。”新秘书句句血泪地控诉。

“唉！不只你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”老鸟秘书叹息道：“我好怀念从前。以前副总人很好的，亲切又和善，出人都会跟我们微笑打招呼。”

“微笑？”新秘书不可思议地猛眨眼。“副总会笑喔？”

“废话！副总又不是机器人，当然会笑啊！”新秘书夸张的反应让老鸟秘书觉得好笑。“有时我们留下来加班，他还会叫东西来请大家吃。”

“他请你们吃东西？”新秘书的表情活像听到外星人登陆。

“对啊！不过，那是一年前的事了。”唉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。“现在的副总不会笑，也变得很冷漠。有人说他是因为感情受创所以才性情大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他真的变了好多。”

“真的喔……”

办公室里，新旧两位秘书忘我地谈论上司的八卦，没注意到门口的动静，直到另一位秘书从其他单位回来，看见矗立在门口的身影，讶然喊道：“副总！”才把她们惊醒。

“副……副总！您开完会了？”不只新秘书吓得浑身发抖，牙齿不断打颤，就连老鸟秘书也是俏脸雪白，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。

“以后上班时间别谈论这些没意义的事！”冯君翰抛下这句话，随即神态漠然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。

“是！”两位秘书惭愧地低下头，压根不敢再看他一眼。

冯君翰走进办公室，将刚才的会议数据放在桌上，揉着隐隐抽痛的额头，暂时闭目养神。

他像拼命三郎一样，连续几天晚上都熬夜赶今天会议要提出的企划，根本没睡好。或许他真的冲过头了，连两位哥哥都忍不住调侃他。

你这么拼命，该不会想把我们干掉吧？

其实他全心投注在工作上，非为名也非为利，只是纯粹不想让自己静下来。

他痛恨枯坐无事时，心中的恐慌。

“现在的副总不会笑，也变得很冷漠……他真的变了很多……”

刚才秘书私下交谈的话，不经意跳入他的脑海中。

是吗？他真的变了很多吗？

他一直以为，自己完全没变。

或许他不是以为自己没变，而是刻意不想让自己改变。他要向自己证明，那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消失之后，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不同。

然而，他似乎还是变了！变得冷漠，变得愤世嫉俗，变得毫无笑容。记忆，对他来说向来不是件困难的事，遗忘，才是最难的课题。

不过他相信，自己绝对办得到！

遗忘一个贪婪、虚伪、毫无真心的女人，有何困难？

他冰冷地讥笑。

像是响应他的冥想，桌上的电话忽然响起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接起电话，淡淡地问。

“有位苗天佑先生打电话来。”秘书恭敬地禀报。

是他？他简洁下令：“转进来。”

“是！”秘书不敢耽搁，立刻将电话转进来。

“冯老，在忙啊？”苗天佑一开口就是不正经的嬉笑口

吻。

“不要叫我冯老！我不是我爸，也还没那么老！”冯君翰又恼又无力，已经不知纠正过多少遍，苗天佑就是改不过来。

“你还会生气嘛，那至少还算是个正常人，不错不错！”他一副庆幸口吻，让冯君翰哭笑不得。

“你特地打电话来，就是为了调侃我？”他无奈地叹息，他可以对所有人冷颜以待，唯有对这家伙没辙。

这家伙脸皮太厚，原子弹都打不穿，认识他，冯君翰算是彻底认栽了。

“当然不是啦！我是那种无聊的人吗？我打电话来，可是有很正经、很重要的事！”苗天佑大感冤枉地说。

你根本就是！冯君翰很想这么回答，但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么说了，未来几天都别想安宁。

这家伙是得罪不起的！冯君翰聪明地紧闭着嘴，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正好在你公司附近，所以想约你出来吃顿饭。谁叫你最近老是搞自闭，聚会也好几次没参加，所以我只好来逮你啦！”

“现在？”冯君翰皱眉看了下时间，才发现居然已经到

中午休息时间了。

听出他语调中的怀疑，苗天佑忍不住大叹：“老兄！就算你想当神仙，偶尔还是该进些香火吧？否则就算是神仙，也会活活饿死的！”

“我不是神仙，也很正常用餐，不过我不介意和你吃午餐。”冯君翰问道：“现在你人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你公司门口。”已经等很久啦！

“那么给我五分钟，马上下去。”说完，冯君翰径自收线，起身走出办公室，简略地向秘书交代之后，随即外出。

他没注意到，背后有一双倾慕的眼眸，正紧紧追随着他……

上了车，苗天佑一路上不断聒噪，冯君翰则是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偶尔懒洋洋地回应一声。

车子过了几条街，愈开愈远。

冯君翰忍不住问：“你要去哪用餐？别跑太远，在我公司附近找间餐厅吃就行了。”

“嘿！你这小子就是这样，一成不变，了无新意，难怪过一年了还交不到女朋友！”

冯君翰听了，脸色霎时一变。苗天佑简直是专挑他的痛处踩！

苗天佑不理会他阴冷的面孔，继续叽里哇啦：“只要你别一副人人都欠你钱的样子，包准美女一车一车地拥上来！”

“说够了没？”冯君翰咬牙，赏他个大白眼！

“当然还没啊！”苗天佑理所当然地回答。“你这样阴阳怪气的，哪个女人受得了？你是不是太久没和女人约会，内分泌失调？我看你该——”

他戛然止口，因为他突然发现冯君翰杀人般的目光。

“眼睛大就算了，还瞪得跟碗一样，吓死人啦！”苗天佑缩缩脖子，小声地嘀咕。幸好，他想去的餐厅已在眼前。

最浓的思念，需要多久的时间，才能彻底遗忘？

最深的伤痛，又得花多久时间，才会痊愈康复？

这一年来，贝晓风经常这么问自己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她穿着整齐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窄裙，站在餐厅门口，对着刚进门的客人亲切微笑。

“三位吗？这边请！”替客人带好位之后，她熟练地倒水，然后送上MENU供客人点餐。“今天的商业午餐特价喔，请问要不要试试我们的A餐？”

思念无法遗忘，只能隐藏；伤痛无法痊愈，只会麻痹。
“好，那我们要A餐。”客人合起MENU，交还给她。
“好的，请稍候。”她收好MENU，将点餐的纸条送进厨房的窗台内。

她愈来愈觉得，人们之所以遗忘，是对于伤痛的一种自我保护。

“晓风，六号桌的海鲜咖哩饭好了喔。”厨子将两盘热腾腾、香气扑鼻的海鲜咖哩饭放在餐台上。

“好的。”她动作利落地端起咖哩饭，旋身送到客人桌上。光滑乌黑的发丝扎成的马尾，随着她快速的步伐甩动着。

送完餐，她再度回到门口，等着迎接下一批顾客。

因为思念会痛，所以不去思念。因为爱情是苦，所以从此不再恋爱。

她心碎地知道，白马王子与灰姑娘般的恋曲，是只在童话故事中才会出现的美梦，现实是残酷而冰冷的，就像他一得知她不是豪门千金，就立刻离她远远的。

一年的时间，足够她隐藏思念，麻痹伤痛吗？

一年前，她找到这间位于闹区巷弄中的小餐厅，开始做起中班的服务生工作。这间名为“寻梦园”的餐厅，虽

然规模不大，但是相当清洁雅致，老板人也很好，店里的食物又可口，最重要的是，客人都非常和善亲切，她工作起来很愉快。

这一年来，她认识了不少熟客，很多人都是每周固定来捧场。

木框的玻璃门被推开，两道穿着西装的高大身影走进来，她立刻收起冥想，打起精神，笑容满面地招呼道：“欢迎光——”

当她看到这两名穿西装的男人时，原本俏丽活泼的笑容霎时一僵，整个人宛如被巫婆的魔杖点到一般，瞬间石化了。

看到苗天佑，她并不惊讶，但苗天佑身旁的人就……

而僵立在门口的冯君翰，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他面容紧绷地瞪视着她，凌厉的眼神，像在责备她不该毫无预警地出现在他眼前。

是的！毫无预警……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慌乱得大手微微颤抖，但他紧握成拳贴在身侧，不愿让人发现，她对他还有影响力。

贝晓风脸色苍白，恍然失神地凝望着他，忘了招呼他们入座。

一年没见了！她偶尔会想起他——他好吗？过得快乐吗？是否已忘了她？

如今看来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紧绷瘦削的脸庞，表示他过得并不快乐——虽然看起来英俊如常。但那双严厉防备的眼眸说明了，他并没有忘了她！然而这并不值得高兴，因为这样的记忆，是属于怨恨、愤怒的，并非难忘的美好回忆。

他还恨着她！贝晓风知道，从他用看害人毒物般的眼神瞪着她，她就知道，过去那段不愉快的回忆，依然深深留存在他心中。她既难过又感伤，想起以往总是盈满笑意与温柔的眼眸，如今只剩冰冷与轻蔑。

他甚至很快别开视线，仿佛再多看她一眼，就会立即失明。

苗天佑像是没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的暗潮汹涌，还邀功地对冯君翰嬉皮笑脸：“如何？没想到晓风在这里工作吧？有没有很惊喜呀？”

听苗天佑的语气，显然早就知道她在这里工作。那么他来公司附近，说要约他一起吃中饭，也是早有预谋！

他恶狠狠地瞪苗天佑一眼。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！

冯君翰猜得没错，这场午餐约会，确实是苗天佑事先



计划好的。

几天前，他到附近巡视他投资的一间寝具用品店，时值中午时分，店长便带他到这里用餐，没想到，竟意外遇见在这里工作的贝晓风。

她看见他不但惊讶，而且有点不自在。不过幸好她没有躲着他，依然礼貌地为他们服务。

而用餐期间苗天佑也没多说什么，但是等到用餐结束后，他却要店长先走，自己则悠闲地坐下来，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品尝一杯冷掉的咖啡。

贝晓风知道他留下来的目的是想跟她说话，而眼看着他已经在店里耗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她也不忍再为难他。

那时店里用餐的客人几乎全走光了，她才有一点空档，为他送上一杯热咖啡。

“请用！这是我请你的。”她弯身将热咖啡放在他面前。

“谢谢！”苗天佑早料到她不会忍心丢他在这里不管，但是也不好意思明白表现出得意的样子，所以忍得有点辛苦。

“你有话想跟我说？”她没有坐下，因为她并不打算谈很久。

“只是想跟你聊几句而已！你忙了好几个钟头，要不要

坐下来休息一下？”苗天佑忙不迭邀请道。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还在工作，恐怕不太方便。”她委婉地暗示，不能和他聊太久。

苗天佑倒也善体人意，笑着点点头道：“那我得长话短说了！为了不打扰你工作，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吧！你和君翰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还有——你为什么在这里工作？”

他记得君翰曾经介绍她也是个名门千金，除非她和他一样，是个不爱太多祖产又爱辛劳的贱骨头，否则她根本没必要来当服务生。

“他——什么都没告诉你吗？”贝晓风既惊讶又怀疑地望着他。“你们是至交好友不是吗？他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？”

“他本来就不是个爱张扬的人，很多事就算是至交好友，他也未必会说。不过他的确有告诉大家已经和你分手了，但为了什么原因，他倒是没说得很详细，只说你……骗了他？”

“是的！那就是事情的真相，我骗了他。”贝晓风的笑容有着淡淡的自嘲和浓浓的悲伤。“或许你已经看出来，我根本不是当初我所自称的富家千金，事实上，我穷得几乎

和一级贫民差不多。我不但骗了君翰，也骗了大家，我该向你们道歉！”

“你是说——君翰和你分手，就只因为你不是他以为的千金小姐？”苗天佑诧异地睁大了眼。

“这样就足以让我万劫不复！”她苦涩地摇头。“但我不怪君翰气我，因为我不该在一开始就撒了那样离谱的谎，之后谎言才会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，甚至到了我想停下来也无可奈何的地步。我知道被人欺骗的感觉很不好，所以君翰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，也是可以谅解的！”

“被人恶意欺骗，当然感觉很不好，但我相信你不是恶意的。你对君翰，是真心的吧？”

苗天佑的信任与了解，差点让贝晓风的眼泪溃堤，她忍住鼻头的酸楚，强撑起一抹微笑。“就算不是，错误也一样造成了！再说就算他不怪我，也不代表事情就能有美好的结局。君翰是那么自傲的人，他不可能喜欢一个家世、学历、社会地位样样配不上他的女人！”

“这年头已经不时兴门当户对这种落伍的玩意儿了，而且学历并不代表一切，要是真的有心，几年就能拿到一个学位。至于社会地位就像股票，随时可能起起跌跌，娶到一个虚无的名气，就能得到幸福吗？”苗天佑对这种老八